

地冲我们努嘴示意我们赶紧走。

想想双喜也够不容易了，别在这儿给他添乱了，于是我拉住包子说老师我们先走了。

啊……走啊，那行，都早点回家写作业啊！

——师母再见！

此时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的对话：

呵呵，这些孩子，都太皮了，让我惯的……

没什么没什么，我看他们都挺可爱的。

包子说，那个女的还挺好看的，米格，你看怎么样？

米格笑了一下，不说话。

包子说，米格，你说话啊。米格才缓过神来：什么？

包子不说话了。

我们三个仍然在街上闲逛，左晃晃右晃晃，包子两只小眼睛不住地色迷迷四处乱瞄，拉着我看来来回回走过的每个女生，都评头论足一番。直到米格终于受不了了，对包子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了，包子说你少在那儿装君子，大街上那么多美女不看是傻子……

不知不觉，混到了中午，气温骤然间升了上去——接到子滕的电话就是在这骤然间的工夫里。我笑笑，这小子，才想起我。

喂，子滕啊，你今天死哪儿去了，不跟我们出来。

我今天不是有事么。

你小子能有什么事。

你别问了，你们三个是不是在一起呢，都过来，我在自由港呢，快。

我们忙着看路边的美女呢，没时间啊。

你们快点的，我有急事……

进了自由港，我们见子滕正和一个女孩子面对面聊得亲热。

包子噌地蹿了过去给了子滕一拳：我说你怎么忙呢，原来忙着勾搭

她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我笑了,说怎么不能是我俩啊。

她不说活了,瞪大了眼睛一个劲地盯着我瞅,从头一直看到脚,然后再看到头,说,你是……米格?

我说,对啊,我是米格啊,怎么,意外吧。

她又看了我几眼,撇着嘴说我不信。我说你爱信不信。

米格笑,眯起眼睛,露出一口小白牙,站到我前面对她说,你就是九月吧。

她看见米格,高兴地笑了,使劲地点头,然后很鄙视地白了我几眼。

九月,九月,嗯,很好听的名字。

背后的街道,汽车来来回回,伴着呛人的尾气,周围的行人熙熙攘攘,很喧闹。而九月和米格两个人就站在那里,互相看着对方,一句话不说。

我说,这么大热的天,都别傻站着了,都快晒成干了,找个地方喝点什么吧。

九月瞪了我一眼说,那还用你说嘛!我吓了一跳,心想这是什么人啊。

米格说,也是,咱们喝点什么吧,我请客。

九月笑了,立刻换一种很温和的语调说好啊。于是我又吓了一跳,原来女人是可以这么善变的。九月四处瞧了瞧,指着附近的一家冷饮说,去那儿。

进门的时候,我和米格同时看了一眼那家冷饮厅的牌子:一块很大很不规则的原木,表面粗糙不堪,涂着深褐色,上面写着两个黑色的大字——离殇。

我笑,这家冷饮厅竟然这么有情调。

冷饮厅里,没有多少人,很安静,到处弥漫着淡淡的清香,四处的墙壁也是深褐色的,挂着一些风格很淡的油画。米格一直看着四周,笑着。

(十二)

下了一夜的雨，淅淅沥沥的……

突然梦见自己从高楼上摔下，掉到地上，啪的一下……

啊……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米格站在我的面前，我自己躺在地上，浑身疼得厉害。我说米格你干什么啊，睡得好好的给我从床上拽下来干什么，摔死我了！

米格说，不这样你起不来啊，现在都六点半了。

我二话没说，从地上跳起来收拾收拾就和米格拼了命往学校跑，出门看看表，六点半十五。

刚进大门，天杀的上课铃就响了……后果可想而知，我和米格再次被赶出来，拎着书包，晃悠悠地往草坪那里走。冲刷过一夜的操场，干净得一尘不染，空气也还是潮湿的，坐在草坪上，可以闻到清新的泥土的香味。我和米格背靠着背，看着操场上的积水反射着阳光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辉。

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地传来，我起身看，看完后就大声地笑，笑得肚子疼。

我挥挥手，对那个人喊，九月！

九月见是我们，颠颠跑到我们身边，喘着粗气，站都站不稳了。我说，已经迟到了，我们都被轰出来了。她问我说，那怎么办啊，我说，来一起待会儿，等下课再回去呗。

九月想了想，说不行啊。我说有什么不行的，没事的。

她还是转身跑进教学楼……

不一会儿，我们就看着九月撅着嘴从楼里出来，手里拎着书包。她来到我们身边，把书包丢到米格的身上，坐了下来。米格眯起眼睛瞅了她一眼，笑了一下。

我问九月说，你怎么又迟到了啊？

她伸手揪折一根草，狠狠地撇出去，说昨天跟一个白痴聊天聊了一宿，早上睡过头了。

第二章 秋

你到永远。可哪有什么永远……

（十九）

忘记了何时睡着的了，醒来时，头疼得厉害，身上也很酸。外面的天还没有全亮，和我一样昏沉沉的。套好校服，找到那件米色的外套，穿上，照照镜子，还好。

米格来时，见他套着那件几天前买的白色的风衣，质地很滑，穿在他身上很好看，似乎米格只喜欢穿黑白两种颜色的衣服。我看见，米格的眼圈很黑，眼睛肿肿的，说，米格，你又失眠了？

米格轻声说，嗯，然后笑笑，他抬头看我，说字多你也失眠了？我说，昨晚没睡好。

好像就是一夜之间，大片大片的绿色都变成了黄色，随着风纷纷落下，叶子漫天飞舞，有点像拍电影。

满目萧条，心情也随着空了起来。

食堂的饭，越来越不是人吃的了，地三鲜全用茄子根做的，而且不熟，根本咬不动。前几天有个小子在宫爆胡萝卜丁里发现了一只蟑螂，恶心得不得了。九月每次吃饭都要先扫荡一圈米格盘里的肉，然后就扫荡我的，我不肯，拿筷子打她的脑袋。扫荡完了肉九月就把她盘里的酸菜夹给米格说米格吃菜，酸菜大补呢。

对面，小米和子滕，小佳和包子，面对这些猪饲料，照样吃得很香很香。

自从小佳跟了包子之后，包子立刻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正经了不少，当然，是跟以前相比。小佳对包子吆五喝六的像使唤奴才，我们都笑，说包子终于是有人能管住了。于是包子一有罪行我们便屁颠屁颠地找小佳来解决，效果出奇的好，包子有一次质问我们说你们到底跟谁是兄弟啊，我说，我可不认识你，我们是娘家人。

回到学校时，我们看见好多人在背后看着米格指指点点的，样子有

总喜欢和宇多坐在小山坡，靠在他的肩上，那种感觉是那么的幸福。朴树的声音里，也会有和夏天的小山坡一样的大片大片耀眼的绿色，伴着轻轻的风声，我们在那里笑啊，跳啊，然后就那样地匆忙长大。

朴树就是那样的一个孩子，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流着泪吟唱，唤起所有人埋藏在心底的寂寞。然后那些寂寞游离地闪烁，是怀旧的伤感，是淡淡的疲倦。他就那么一直吟唱着，用力地，清晰地唱着每一个音符，然后笑，如夏花绽放的瞬间。

宇多说，我和朴树是那么相似的两个孩子，用尽自己的繁华去诠释着那些无用的东西。

是啊，那些逝去的，都是无用的了。

我坐在小溪边，听它流动的声音，听花开的声音。朴树忧伤的让人落泪的声线，潺潺地流过我的血液，流过我所有的神经，带着我的一切，流向远方，流过树林，流过麦田，流过山坡，流过表情麻木的人群……我们的青春，就像天上的浮云一般，永不停息地飘散。

宇多说朴树他太极端了，太颓废了，让我不要再听了。

但是朴树就这样在我心里扎了根，是那么的深。

朴树唱着，唱着，一直唱着，唱到我们老了，白发苍苍。

《生如夏花》里，那种拼命追逐和不顾一切的感觉；《那些花儿》里，大片大片荒芜的野草，那个男孩子沙哑地喊着她的名字，那隐约的女孩子的笑声，都是被我们遗忘了的，寻找的；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那个面色苍白的孩子，金黄色的麦田；《来不及》里，那些耀眼的我们逝去的青春；《白桦林》里寂寞的落雪，鸽子划破天空的安详，白桦林里生死白头的誓言……都在朴树的声音中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朴树日日夜夜在吟唱呀，吟唱，吟唱。

这就是我的朴树，我的树。而我，就是那个坐在他脚下听他吟唱的孩子，一切的幸福和心痛，荡漾在心底的最深处……

那个男孩子，我的朴树。

在电脑旁看着米格的文字，好心疼，朴树的声音，萦绕在我的耳畔。

秋天似乎过得很快，起初风开始变得萧瑟，然后就开始掉叶子了，气温从夏天的浮躁转到凉爽。到现在，已经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了：瑟。白天一天比一天短，短得早上起来时外面仍跟晚上五六点钟一样沉，我们上学都是顶着风，秋天的风，卷带着叶子，可以把我们的风衣打透。

这些树啊，两个月前还在绽放着自己的繁华，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萧条了呢？

我妈说天冷了，多穿点衣服，我说知道了。

九月三天两头打来的电话已经引起我妈的怀疑，最近不住地问我谁家的姑娘，我闭口不答。我妈就戳着我的脑袋说这孩子，有事还不跟自己妈说。

而我和米格的生活，也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，被那个叫九月的女孩子。

九月是那么明媚的一个女孩，用她的笑，照耀着每个人心底的那份寂寞，我的，还有米格的。她很调皮，总是变着法地捉弄米格，然而米格很傻，多数情况自己被愚弄也不知道。她还很蛮横，成天指着米格吆五喝六地像是使唤奴才，据说还趁我不在的时候也欺负米格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我们凑在一起总是吵架，吵得很凶，谁也不让着谁，总是叫在一旁的米格哭哭不得最后还得出面来调解。

但是一个女孩的蛮横，完全可以通过她漂亮的脸蛋转变成“可爱”。

九月很漂亮，这一点我要承认，而且不是一般漂亮。在她的身上，总是透着浓浓的女孩子的青春气息，举手投足，一点都不故作。她从不打扮，却很干净，不说话时站在那里真会让人误认为是乖乖女。

还有九月的辫子，那么长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，特别好看。

我一直在QQ上和九月交流着，但她并不知道我是宇多。

她说，她与我很投缘。她说，我很会体贴人。她说，她很喜欢和我聊天。我在电脑旁，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。

九月对我倾诉，许多她在学校不愉快的事情，想不开的事情，难过的事情。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，依偎在我的身旁，而我则对她说，乖，没

我看见，九月的脸有些红。这还是头一次见她脸红，呵呵，挺有意思的，红红的脸像个大苹果，显得她脸蛋中间那一双大眼睛更加好看了。九月低头，背着手用脚踢了几脚地，尘土飞扬。

九月今天有些反常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向她身后看了看，见她几个朋友在不远处偷偷看着我们很喜庆地笑，她们见我看她们，笑得更欢快了。我的心跳怎么突然加快了呢，脸也有些红呢，莫非……嘿嘿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。我看了一眼米格，米格一直抬头看天，眼神依旧迷茫而且深邃，似乎又有些不安。

完了，我发现我今天算是彻底疯了。

我说，怎么不说话了，你要说什么啊。九月说，你着什么急啊。我说我可不急么，你半天也没放出一个屁来。

九月有些不高兴，我可说了啊……宇多我喜欢你！

宇多我喜欢你，宇多我喜欢你，宇多我喜欢你……

我看着九月，不说话，此时她的脸已经红得透透的了。宇多我喜欢你，九月说的，嗯，是她说的，这句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话呀！这是做梦么，不应该啊，如果是在梦中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她九月我也喜欢你的。这时米格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九月，很诧异的样子。

我该说些什么呢，哎呀，平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于是，我吞吞吐吐地说，九……九月……

当我抬起头的时候，九月已经捂着脸跑到那群女生那里了。我看见她们很张扬地笑着，然后抬起手，笑着一起说：诚实勇——敢，诚实勇——敢……

诚实，勇敢。

米格笑，看了我一眼，说宇多你脸红了。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原来，这只是场游戏。

我们继续走着我们的路，不一会儿，九月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那个……宇多啊……这把你可不可以……可不可以让我亲一下啊？

点长大。

老高最近讲课总是分神，没事就偷着乐，跟恋爱了似的。说起恋爱就又要说双喜了，双喜是一点长进也没有了，最近又看上了我们学校英语组一个新来的老师，并兴冲冲地跟我们提，我们对这早已麻木，一副顺其自然是死是活不关我事的态度。双喜说我们忘恩负义有了老婆就忘了老师，包子说哪有啊，只是你太不争气我们几个对你绝望了。

双喜听了，哀伤地叹了口气，细声细气地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李清照。

果然，双喜当即吟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感，虽说不是李清照的，但是人物形象也差不了多少：

墙外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声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……

他吟的时候故意把声音压得很细，一脸贱相媚态让人看了就有想上去揍一顿的想法。

我说老师你先歇会儿，我们受不了。双喜一脸忧郁地看着我们，说小子们，你们老师这次是认真的。

听了这话我突然噎住了，这话像在哪儿听过似的，然后我们就发现子滕和米格纷纷把头转向包子，包子的表情很不正常——我笑了一下，包子当年追小佳时也是这么说的。

双喜说，这次我追不到她，我就不姓张了！

我和米格还有子滕都笑倒了，再看包子，脸都绿了。

考过试，一夜之间出了成绩，想这些老师真不是一般的强悍。这次我和米格发挥得比较正常，米格回到了前十，我继续在十几名晃荡着。但老师们还是一一找我们谈了话，说成绩不能停滞不前，要进步，你们是很聪明的学生，很有潜力，相信你们可以更进一步，成为学校顶尖的人才。我们笑，说老师我们一定尽力。

老高仍不放松对我们的管理，说我和米格属于欠缺努力型学生，老

艺术节闭幕式要有歌舞演出，九月筹划并编排了一个舞蹈，找小米和小佳一起跳。

周六，三个女孩子就挽着胳膊去西联挑选演出的服装，倒苦了我们四个，要做跟班兼保镖。于是大清早就被叫了起来，集合，一起吃了点早饭，然后出发。

陪女孩子逛街是件很痛苦的事情，这是我和米格认识九月以后总结出来的，更何况这次是陪三个女孩子。

人太多，一辆车根本挤不下。无奈，只好截了两辆车，女生一辆男生一辆。

车子在宽敞的柏油路上飞驰着，路旁光秃秃的树也同样飞快地倒退着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夏天，我们也是坐着车在这条路上飞奔，那时的树还郁郁葱葱的。透过前挡风玻璃，可以看见前面车里的几个女孩子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偶尔打闹一会儿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我拍了拍前座包子的肩膀，问他说你带多少钱，包子翻了翻钱包，说五百。然后又问米格和子滕，子滕没带钱，米格兜里有一百五十，我摸了摸兜有一百，还有些零碎的票子。我说，七百五，应该够了。

包子问我你干什么啊，我说这几个女生买完衣服肯定又得花销一阵，咱们在身边，不幸咱们幸谁啊。

子滕吓了一跳，说真的啊。我说我骗你干什么，包子，你给子滕点钱，好装装身，别让小米买东西时他掏不出钱来，丢人。包子说行，从钱包里抽出二百块钱给了子滕。

这时我听见司机笑了一下，说你们这帮孩子啊。包子问他怎么了啊。司机说没什么，我儿子也有一个小对象，也挺能花钱的，天天吵着我儿子给她买这个买那个的。

我们互相看了看，闭口不言。

付了钱，下车，西联依旧繁华如故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川流不息的车辆。

几个女孩子潇洒地走在前面，我们几个就在她们屁股后面屁颠屁

见自己的 Word 被关掉了，立刻对我大吼道说你怎么把它关了呢！保存了吗！我打了一下他的脑袋，说给你保存了，你吼什么。米格说，这还差不多，对了，干什么啊。

我说，九月病了，叫咱们今天去慰问一下，米格说为什么病了，我说还不是昨天冻感冒了。米格低头想了想，说去吧。

我们穿好衣服，动身往九月家走。

路上，米格问我，宇多你说用不用买些水果去啊，我想了想，说有理。于是我们便拐到旁边的水果摊上买了些橘子和苹果，进了九月家的楼洞。

轻轻敲了三下门，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，她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们一圈，然后靠在门框上没好气地说你们找谁。我笑笑，说阿姨好，我们来找九月。她说你们是谁啊，我说，我们是她的同学，来看看她。

那女人又上下打量了我们几圈，让开路，说进来吧。我点头，说谢谢阿姨。

九月的家并不是很大，但很整洁，很干净，记得听她讲过，她的妈妈是个有洁癖的人。我和米格脱下鞋子，穿上拖鞋，向那个门上挂着一只小熊的屋子走去。打开门，见九月病恹恹地躺在床上，小脸蛋红扑扑的很可爱，闭着眼睛，很乖的样子。

我走到她身边，轻轻地叫她，九月……

她嗯了一声，睁开眼，见到我们，很兴奋地说你们真的来了呀。我笑，说不是你让我们来的吗，九月说我还以为你们不能来看我了呢，我说怎么能呢。

这时九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，用半只眼睛瞄着我和米格，给我们瞅得很不舒服。

九月说妈，我朋友来了，你能不能不老站在这儿。九月妈说，怎么的，看看都不行啊。

九月说哎呀，你真烦啊，他俩又不是什么坏孩子。说完她指着米格对她妈说，这是米格，然后又指着我说，这是宇多。

我抬头，见一片片轻柔的雪花从天上飘舞落下。我笑，说下雪了。

雪花落在地上，落在我的肩上，落在九月好看的脸蛋上……立刻消融了。

下雪了，是呀，下雪了。

九月说，咱们去吃点什么庆祝一下吧，我们说好。九月坏笑了一下，说谁请客啊？我们纷纷瞅包子，包子抬头望天，说这雪下得，挺好看……我说行了，不能总宰包子啊，这次我和米格请了吧。包子笑了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，真是兄弟啊，咱吃什么？

我说，包子。

包子没话说了，直拿眼睛横我。我说就去你带我们去的那家包子铺，挺长时间没去了，我有点馋了。

路上，我们嬉闹着，米格笑，看着飘扬的雪花，轻轻吐出一口白气，很快就消散了。

不知不觉地，路上已经铺上一层薄薄的雪。

（二十七）

一夜的雪，纷纷扬扬，我和米格坐在暖洋洋的屋子里，喝着可乐，听着朴树，看着雪。

米格穿上衣服，对我说，字多，咱们出去走走。

昏黄的路灯把地上的雪也映得同样昏黄，此时的雪已经差不多五六厘米厚了，踩在上面，咯吱咯吱地响，身后，是两排歪歪扭扭的脚印。我说，以前下雪时，咱们玩的，还记得么。米格点点头。于是我们笑着拉起手，脚尖叉开，卓别林似的一扭一扭地往前走着，看身后，一排车轮似的印迹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我和米格坐在路边，看汽车驶过，看雪飘过。

小山坡，我和米格，还有九月。

雪还在下着，鹅毛似的雪花，大片大片地落下。我们的头发上，眉毛

呢,你就是没事闲的。我给了他一拳说好小子你吃里爬外帮外人说话,还是不是兄弟了。米格用手揉着被我打的地方一脸无辜地说,本来就是嘛。

小米的人缘很好,在学校和所有人相处得都十分融洽。但是她有几个很轻浮的朋友,一天到晚除了疯狂地消费再就是打扮得像个小姐似的去勾引男生,然后凑在一起放荡地笑。我们都很讨厌这些人,劝小米少和她们来往,这样不好,可小米嘴上虽然答应,但还是和那些人来往。渐渐地,她也爱上了这样浮华的生活,习惯了和姐妹们周末大手大脚地花钱,我们都了解她家的生活状况,也都替她的妈妈感到惋惜,然而想制止她,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就像九月说的,她很虚荣,虚荣得要死,面子在她眼里就是她的一切。

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,是她依然那么深深地依赖着子滕,尽管有那么多很好的男孩子追她。小米只喜欢子滕一个人,似乎有海枯石烂的架势,她喜欢偎依在子滕的身旁听他唱歌,子滕闭着眼唱着,她就在一旁抱膝乖乖地听,像极了一只温顺的小猫咪。

米格在一篇文章中,写到了小米和子滕:我有一对朋友,两个人就这么傻傻地相恋着,他们的感情单纯得晶莹剔透没有一丝瑕疵。我很羡慕他们,并祝福他们……

自习课,班里的同学大都在捧着练习册做题,只有我在和周围的人聊天逗趣,而米格坐在我的后面,傻傻地望着天。

小沫叫我的名字,我转过头问她有事么。她拿来本练习册,指着一个电路图问我哪个电压表测的是哪个灯的电压。我拿过练习册,看了一眼,对她说,这么简单的东西啊,咱们不是学过了么。小沫靠过来,说:我学得不怎么明白,你教教我。我笑了,说行,不过得求求我。

小沫看着我,小嘴一撇:不行。

心就跳得更快一点。我站在穿梭的人群中，四处张望着九月的身影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对面街的路灯下，一个穿白羽绒服肩上斜挎了一个米色包的女孩子，九月。

我整了整衣服，鼓起勇气抬头向她走去。大大小小的汽车不断从我眼前驶过，不停地挡住我的视线，就这样，九月的身影忽隐忽现……我在心里告诉自己，那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就在眼前，去啊，去啊。于是我的视线就开始模糊，其他的景象也跟着开始模糊了起来，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霓虹灯，汽车，人群，都模糊成一团，除了画面里的我和九月。

我走到九月的身边，轻轻拍了一下九月的肩膀。

九月回头，见是我，很高兴地说，宇多怎么是你呀，米格呢？

我自己出来溜达溜达，没叫米格。

哦，我在这等一个网友呢，我家相公！

呵呵，是么。

那当然了，我相公对我可好了，最疼我，比你强一百倍！

我没说话，顿了顿，看着九月那双眼睛。良久，我轻声对她说：娘子，是我。

娘子，是我……

（三十）

九月的笑容僵硬了，冷冷地，凝固在寒风里。她就站在那里，那样地看着我，不动，周围的人面无表情地从我们身边走过。

起风了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我们身上……

她的嘴角低垂下来，合拢，抽噎了一下。

然后，她的脸色渐渐透出一些委屈，眼睛发红。我看见，她的眼睛里，渗出了晶莹的液体，映着对面霓虹灯的繁华。

九月哭了。

我吓了一跳，原本以为她会高兴，可她却哭了。我想去安慰她，可又不知该怎么办，我最怕女孩子哭了，尽管小时候经常把女孩子弄哭。我

米格说，宇多，我们真的老了。

虽说他的话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我的心刚才的确是猛烈地疼了一下，这我知道。

又响起了朴树的声音，《召唤》里他的音线在这个宁静的夜里显得异样的憔悴。

是夜吗？是远方，是那阵，忧愁我的晚风。在那往事翻动的夜，在那些烦乱的夜晚，在儿时没能数清的星斗下，我知道，她来了，像风一样……

那些旧时光，那些爱情，那些渐渐老去的朋友，在远方，寻找我。可我已不能回去，抵达那些往事，生命就这样地丢失在那条苍茫的林荫来路。

我真的想回来，在我死的那刻，它们在召唤我。艰难而感动，幸福并且疼痛……

米格说，早点睡吧。我哦了一声，爬上床，说你怎么不上来啊？他说，你先睡吧，我睡不着。

这夜，米格就静静地坐在床头，一夜。

（三十三）

2005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和米格到学校，元旦联欢会。

满楼到处都能看到人，一个个很张扬地笑着，追逐着，我和米格就在从一楼走到四楼的一会儿，就被喷雪袭击了三次。推开班里的门，有一个盆掉了下来，里边装满了亮闪闪的玻璃纸片，下雪一样全洒在了我和米格的身上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喷雪和彩带已经向我们喷了过来……

狼狈不堪的我们把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拔掉，笑着，班里的人也在笑着。

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自从上初三以来。

我冲到人群中，抓住了刚才的一个主犯，小沫。我拉住了她羽绒服

胖子说，那个小姑娘在你这打工啊？胖子说是啊，家就住附近，在我这干挺长时间了。干活总心不在焉的，要不是看她可怜，早就不让她干了。

心里突然感到很难过，我想他们几个也应该很难过吧。

我们回到座位上，坐好，不说话。不一会儿，面上来了，我们都看着热腾腾的面上漂浮着的白气发呆，谁也不动筷子。不一会儿，九月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眼泪掉进面里……

子滕回来了，面已经凉了，我看见子滕的眼睛红红的，刚哭过的样子。

（小米）

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会在这种地方被他们看到，那些我的朋友们。老板在不停地骂我，我没有去理会，早就习惯了，可我受不了的是子滕的那双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，让我无法喘息。他的眼神，异样的深邃，可却仍然是以前那样的温柔，水一般的，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，目光透过我的眼睛，直射入我的内心。于是我开始难过，特别的，然后就是很委屈的感觉，我知道我想哭了，我一直告诉着自己，小米，不可以哭，你不能哭。

我们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我看见，子滕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然后，我就哭了。

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我抬起胳膊，拭去眼泪，冲了出去……

眼泪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出涌，我不断地用胳膊拭着眼泪，可怎么也拭不净。身后是子滕的声音，他在叫我的名字，他叫我小米，小米。他的声音很焦急，我听了心里更加委屈了，我想回过头去一把扑到他的怀里，使劲地哭，但我又不想让子滕看见我的脸。

跑到了马路前，一辆辆的汽车从我面前驶过，明亮的车灯使我睁不开眼睛。

子滕的声音近了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果然赶了过来。于是我便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……

耀眼的车灯，震耳的鸣笛，我看见一辆车飞快地向我驶来，很快。突然有一只大手把我抓住，一把把我揽进了怀里，我知道，是子滕，他身上

第四章 春